

# 自杀还是谋杀

## （短篇微悬疑）

作者：CDS

注：本小说人物地点等名称均为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 第一章

“你家人又不同意，还能咋办？”一个男声近乎无情地高喊出来。

“这么多年的感情，就这样一场空么？”一个女声几乎要哭出来。

一对相恋多年的情侣，钦立凯和褚弥娟。在钦立凯上女方家门后，因女方父母坚决不同意这桩婚事，男方打退堂鼓准备分手，女方却不肯放弃。她希望男友能和自己一起坚持到最后直到改变她父母的态度。

“当然不会就这么一场空，毕竟还有过去美好的回忆。”男方明显应付着。

“现在还没到最糟糕的时候，你就不能和我一起坚持到底吗？”

“我不觉得还有什么坚持的必要……”

“难道你如此冷酷无情吗？”女方的声音里透露着一丝绝望。

“……咱们今晚先都冷静想想吧，明天咱们再商量看下一步怎么办。”

“好吧，你也不要只想着分手，一定还有其它解决办法。”

“嗯，我会尽力思考的。”他并没有说尽力挽回。

当晚钦立凯躺在家里床上，思索着明天该怎么应付。真无聊！明明都已不可能在一起，还有什么坚持的意义，耽误两个人的青春！我还有新目标要去追求呢，怎么能在她身上继续浪费时间精力！有什么方法可以摆脱她呢？有了！这个办法既能应付她，说不定还可以借此永久摆脱她。

### 第二章

“你昨晚怎么想的？”褚弥娟忐忑不安地问道。

“我回想了很多，特别是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钦立凯假惺惺地答道，“你说的对，我们应该为在一起而继续努力。”

女方听了特别高兴：“嗯！我相信只要两人愿意在一起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

钦立凯点头道：“是的，我们要让你父母知道我们的决心。”

褚弥娟撒娇说：“你昨晚一定想出了什么好方法让他们改变主意，快老实交代！”

“别急，要让他们改变主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就别卖关子了，我们要怎么做？”

“不是我们，是你。”

“我？”女方不大明白。

“你想想看，你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是担心你的婚姻不够美满，而不是担心我。他

们关心的只有你的未来。”

“这是当然，然后呢？”

“常言道‘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你要打消他们的顾虑，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你选对了人。”

“嗯，有道理！”

“怎么才能让他们感受到呢？”

“嗯……我可以天天在他们面前说服，总有一天他们会因厌烦而屈从。”

男方摇摇头否定道：“很愚蠢的方式，上一辈人大多是非常固执的。”

“有了有了！还是老方法，我们先怀上个孩子，生米煮成熟饭后再逼他们同意？”

钦立凯一听吓出一身冷汗，他现在正想尽快摆脱她，怀孩子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他双手搭住她的双肩：“听着，千万不能这样。在他们坚决反对的情况下，怀孕并不能改变他们的观念，只会让他们更生气，万一他们说强行做流产，对你的身体也不好呀。”

褚弥娟一听也有道理：“到底该怎么办啊？”

“我们要走一招险棋，让他们对此意想不到。我首先要问你一句：你相信我吗？”

“当然相信！要不然怎么会要你一起坚持下去。”

“你愿不愿为我做一次大冒险？”

女方感到疑惑：“冒险？是要做什么？”

“假装为情自杀，当然没有生命危险，只是为了让你父母看到你的决心，顾虑到你可能会因为离开我而再次自杀，从而同意这门婚事。”

“这……太伤我父母心了，况且我也有可能真发生危险吧。”

“你不会，我一定不会让你出事的。”男方拍着胸脯信誓旦旦。

“具体怎么做呢？”

钦立凯说出早已盘算好的表面计划：“你先准备好一罐安眠药，过几天你一个人在住处时写好遗书，然后服下整瓶安眠药，服完后赶紧和我打电话，我立马赶过来将你送往医院！可能洗胃有些痛苦，但当你父母看到你因不能和我在一起而选择赴死时，一定会改变对我的态度。”

“安眠药不能只吃一点装装样子吗？”

“当然不行，他们知道你自杀后肯定会去医院，到医院一定会问洗胃的医生你的状况，如果仅吃一点儿安眠药，医生透露的信息会让他们怀疑你自杀的决心。”

褚弥娟不安地低着头默默无语，片刻后问道：“那遗书该怎么写呢？”

“遗书只是一个表面形式，就写因不能和我在一起，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

“……”

“你记住服药后一定要立刻打电话给我，安眠药一般服药后十五分钟左右才生效。”

“难道没有不这么极端的办法吗？”褚弥娟有些踌躇，她仍然不情愿靠欺骗自己的父母来达到目的，更多也为自己服用大量安眠药的危險而担忧。

钦立凯上前抱住她：“我知道这么做对你来说很不公平，我也希望有更稳妥的方法来说服你的父母，可他们太难改变了。你知道风险越大收益越大，只是这次苦了你。当然我也不会逼你做什么，为了我们的将来，你来决定吧。今晚你回去后考虑好了就发信息我，无论你怎么选我都站在你身边！”

褚弥娟回住处后一直感到忐忑不安，但她说不清原因，可能是自己的第六感直觉，她决定打个电话给一个老同学询问一些事。

“喂，惠少琴吗？”“好久没见，我想咨询你一些事。”……“明白了，多谢你的帮助和建议。”

褚弥娟和惠少琴通话后安心了许多，她想到了一个稳妥的应对方式后告诉钦立凯自己愿意按他说的计划来做，给她几天时间准备，周日下午行动。

太好了！钦立凯听到消息后兴奋地跳了起来，这下终于可以摆脱掉她。

### 第三章

到周日下午，钦立凯坐立不安地等待着电话，他为了不留下通讯证据不能主动打过去问状况，他不由地想到褚弥娟会不会临时又变卦放弃了呢？过了一小时，期盼已久的电话终于来了。

“喂！弥娟！”

对方听起来软弱无力：“我吃完了……安眠药，快来救我……”

“好，我马上过来。遗书都写好了吧？”

“早写好了，现在两点半，快来！我已经快……快失去意识。”

“好的，我马上过去，三点就能送你到医院。”

钦立凯挂断电话后放心了，他并没有急着出门，故意在家拖延几个小时，他把闹钟定到晚上八点，吃一整瓶安眠药六小时后才到医院，应该活不成了吧。

闹钟响后，钦立凯不紧不慢地来到褚弥娟住处，打开门进入她房间，看到她倒在地上昏迷不醒，都没来得及躺床上，看来药效挺足的。桌子上有张“遗书”，还有一瓶安眠药。钦立凯将药瓶倒过来，果然空空如也。他不禁笑着自言自语：“褚弥娟你可真够痴情的！”接着他仔细阅读了“遗书”，看起来比较真实可信。钦立凯拿起褚弥娟的手机，将她同自己下午两点半的通话记录清除，再重新用她的手机拨打自己，两人手机里都留下了八点半的通话一分钟的记录。从自己住处到此处最快需一刻钟，坐十几分钟再去医院吧。钦立凯无所事事地躺在女友床上，差点睡着，他熬过时间后，将褚弥娟背起走出去，匆匆拦了一辆出租车到最近的A医院。

### 第四章

进入急诊室后，钦立凯立刻装出一副很着急的样子，对值班医生说怎样发现她吃药并尽快赶来，中间当然省略了自己不断拖延时间的细节。

“吃药后过了多久？”

“额……她打电话我后就赶到她家，预估不到一个小时吧。”

“明白了。你是家属吧，先在外面等着，别走开！”

“好的。”钦立凯心想已过了六小时，洗胃也早来不及了吧。虽然自己没有这方面医学经验，按一瓶药量，消化这么久的时间早已过胃肠，以褚弥娟的身体条件应该是难挺过来。对了，应该通知下她的父母，虽然他们两都不喜欢自己，但这时候通知他们来医院更合情合理。

钦立凯联系了褚弥娟父母后，就坐在手术室门口等着。结果还没等到她父母来，手术室里的女医生先出来了：“你是褚弥娟的亲属？”他立即站起来点头。

“很抱歉，我们尽力了，可还是没能挽救她的性命。她送来的时间太晚了，胃里都没什么药。”

钦立凯听到状况符合自己的预期，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浮现在嘴角。

“你想见见她吗？”女医生不等他回答就转身朝前带路，钦立凯略停顿后只好跟上前去。穿过一条长走廊后，女医生指着一间房内的移动病床示意钦立凯进去，待他进入后她从

外侧关上了房门。钦立凯缓缓走向病床，颤抖的手伸向病床上被白布遮盖的脸……拉开白布后一看，果然是褚弥娟，她像是安详地睡着了，尽管他这段时间一直期盼她死去，真到了这个时候，他多少还是有些心痛，毕竟两人在一起几年了。钦立凯抚摸着她的脸，可能她刚去世不久，脸上摸起来仍富有弹性。他嘴里默默念叨：“不是你死缠着我的话，我也并不想做到这一步，休怪我无情了。”他的脸上不自觉露出得意的笑容。

## 第五章

不多久，钦立凯便离开了房间，女医生正在门口等着他出来，褚弥娟的父母也在，双方正在交谈着什么。

“这么快就告别完了？”女医生率先开口。

“嗯，该说的生前都说了，再呆也没意义。”钦立凯很不想理她。

女医生又调侃他：“你好像都没流一滴眼泪。”

钦立凯心中暗自骂她多管闲事，应付道：“现在在公共场合，我强忍住了。”他转眼一想，不对呀，她父母刚怎么不进去看她？就算他们再怎么讨厌自己，也会以自己的女儿为重吧！而且她父母显得一点都不悲伤，怎么回事？

“你好像发现有些奇怪了吧？”女医生再次主动和他攀谈，“你稍等下，马上会有人告诉你实情。”说完她进入到之前的房间。钦立凯在褚弥娟父母不时的逼视下显得心慌意乱，他们知道是我造成褚弥娟死亡的吗？应该不可能。他们怎么没跟进去？还一点儿伤心的痕迹都没有？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时，一个人从旁边的房间走出来，正是刚刚被白布遮盖的褚弥娟！

“你！怎么会？……”钦立凯惊讶得合不拢嘴。

“怎么？我没死你难道不该感到高兴吗？”褚弥娟不温不火地讥讽了句。

“当……当然高兴！你是怎么复活的？”

褚弥娟没有搭理他，转向自己的母亲：“妈，我的手机带来了么？”她接过手机后，叙说着一切的缘由：“这一切都要感谢我的一个老同学——惠少琴。”正说着刚才的女医生从旁边房间里走出来，褚弥娟指了指女医生：“她现在是A医院的消化内科医生，今天特意为此事来值班。”

钦立凯眨了眨眼睛，心想她医术可真高明，耽误这么久都盖上白布的人竟然都能救回来，真是坏了我的好事！接下来该咋办？首先要摆脱自己的罪行，既然褚弥娟还活着，她可能还记得是下午两点半服的药，现在过了这么久肯定有所怀疑，我得一口咬定她药吃多了记忆产生混乱。

褚弥娟接着叙述说：“惠少琴今天在这里并不是为了救我，而是为了帮助我实现假死。”

“假死？你为什么要这样？”钦立凯感到迷惑不解。

“当然是为了这一幕。”褚弥娟接过惠少琴递来的平板电脑，打开一段视频，播放的正是不久前钦立凯在旁边房间看到褚弥娟逝去的场景，画面暂停在钦立凯露出笑容的一刹那。

“我给你个机会，你把一切都在这里全部坦白，我可以不追究责任。”

钦立凯仍然装糊涂：“坦白？我坦白什么？倒是你该坦白一下这出戏是干嘛？”

对方料想到他会这样：“你拒不承认自己有罪？”

钦立凯坚信之前所做的没有任何破绽，一口咬定自己没有责任：“刚在里面我的确是不该笑，但也不至于算罪过。”

褚弥娟叹了口气问道：“我是今天下午两点半服的药，现在几点了？”

“噢？你记错了吧？你是晚上八点半服药，然后打我电话，我立刻赶到你住所来救你，手机上应该还留有通话记录。”

褚弥娟不敢相信他竟如此理气直状，冷语问道：“你真的要这样辩解吗？”

“事实如此！可能你药服多了，犯迷糊记错了时间，你再好好回想一下。”

“我真不想这样！”褚弥娟像看着一个撒拙劣谎的小孩一样，她打开自己的手机，播放着一段录音。

“喂！弥娟！”“我吃完了.....安眠药，快来救我。”“好，我马上过来。遗书都写好了吧？”“早写好了，现在两点半，快来，我已经快.....快失去意识。”“好的，我马上过去，三点就能送你到医院。”

钦立凯的脸瞬间失去血色，他没料到这段通话竟会被录音，自己在通话中还亲口承认了时间，不得不说当时太大意了。“你看来很吃惊，还有个更让你吃惊的画面！”她手机打开一个程序，调出一段视频，视频是一个固定的视角，地点是褚弥娟的房间，播放的正是钦立凯今晚进入她房间内磨磨蹭蹭的样子，还有他鬼鬼祟祟在褚弥娟手机上留新通话记录的画面。“你看好了，这段视频上的时间是几点？当时你又在干什么？”钦立凯的脸因恐惧绝望而变形。该死！以前没见过她房间内有摄像头啊，今晚在她房内晃悠也没发现。难道她知道我居心叵测，这几天特意准备个隐藏摄像头拍下这一切？

褚弥娟冷冷地道出了整个事件的缘由：“当我听到你说服药计划时，我心中就一直感到不安，特别是你坚持要我服下一整瓶安眠药。为此我想到找在A医院工作的惠少琴，询问她该怎么办？她察觉到可能存在的危险，于是我们商量怎么应对药剂量问题，她建议我仅服用常规药量，其余的都倒掉装作吃完了，既对我身体无大碍又可以熟睡骗过你，到医院来后由她来应对，我照做了。因为A医院离我家最近，你必然会带我来这所医院，否则会被我父母怀疑故意绕去远医院耽误我的最佳治疗时间。应对好安眠药问题后，我再应对父母这边，我真心不希望让他们为我担心，于是我决定和他们摊牌，告诉他们实情。他们知道整个计划后也怀疑你的真实目的，但知道惠少琴暗中帮我没有任何危险后，决定将计就计，以此假装自杀的剧本来考验你。如果你真的在我服药后就立即过来，甚至在我家门口守候着准备随时送我去医院的话，说明你是真的担忧我、爱护着我，我父母就会同意我们在一起，很可惜你做出了我们能料到的最坏的举动。我事先拜托惠少琴在我到医院后替我注射深度昏迷的药剂接近假死来观察你的反应，在我的房间、医院房间录像都是做出最坏打算所想出的招。没想到你竟然真做得这么绝！到了最后仍执迷不悟，抗拒坦白，我对你简直失望透了！这次事件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了真实的你，幸亏我们没有结婚。你做好心理准备承担法律责任吧！”

